

## 一里三湾宁河幽

晓蔚

出巫山县城，搭上机动船，游久负盛名的小三峡，兴致极高。当我们寻觅大宁河的位置时，只见小船夺路左行，不过三五分钟，清清的绿水便映入眼帘，和浑浊滔滔的长江水泾渭分明。

在翻阅资料中，得知小三峡长50公里，为大宁河全长的五分之一，系龙门峡、巴雾峡、滴翠峡的简称。龙门峡两岸夹峙，高耸入云，大有不是夔门胜似夔门之势，新建的公路大桥飞架南

北，更显其雄。有峡就有峰，这里有形似灵芝的灵芝峰，观音端坐的莲台峰；峰奇石也怪，似虎龙，若猴马，赛仙女，或悬或立，或起或伏；洞亦奇，有水帘洞、飞云洞、熊猫洞、白蛇进洞；古遗迹亦多，有连绵的绝壁古栈道、千年悬棺、船棺……真是集峰奇、景幽、遗迹多于一处，好一颗水上明珠。

一里三湾，湾湾见滩，更是小三峡的胜景，什么大罗滩、小

罗滩、曲滩，还有古称“十船开过九船翻”的银窝滩。途中，我们也经历了一次过滩之险。刚过双龙镇，经一个无名滩时，只见满滩白银般的浪花，万马奔腾似地冲击着船头，任凭机动船开足马力也无可奈何地只吼不前，两名船工在船头紧张地轮番撑篙，虽使尽全力也无济于事，即使上岸拉纤也奈何不得奔腾的激流。一时间，大家手忙脚乱，正准备下滩之际，后面

来了一艘拉货的大马力机动船，见此情景，马上抛绳拉上我们所乘的船同行，而从后面赶来的另一艘船又栓在我们的船后，鱼贯而行。船过了滩，船上的人都松了一口气，之前心里紧绷的弦才松弛了下来。

上船观景追古，下船赏水玩滩。返回的路上，船在一个卵石滩靠了岸，大家下船后有的合影、有的戏水、有的拣卵石，然后人人满意地上船。合影的说：

“与小三峡美景同留于照片，是一种享受。”下水者称：“这么清的水，有哪个游泳池能比得上，不下水会遗憾一辈子的！”拣卵石的则带回了色彩斑斓、纹路奇特的石头，兴高采烈地给大家传看，分享喜悦。

大宁河小三峡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如今人们整日生活在喧嚣的城市里，如能抽空到户外走走，看看大自然的景色，未尝不是一件赏心之乐事啊！



## 一帕灯光暖

疏泽民（安徽）

万家灯火，这是多么温暖的字眼啊！

我喜欢这样的字眼，也喜欢看万户窗内灯光明亮。每当我看到城市高楼亮出一扇扇方格子，我就知道，每一扇灯光明亮的方格子里，都有市井烟火的气息，都有阖家幸福的温馨。

万家灯火，让人想家。我想起了母亲，在乡下生活了一辈子的母亲，可曾见过这样的场景？

小时候家里穷，小山村不通电，照明全靠煤油灯。一个空墨水瓶里倒入煤油，放入棉纱捻成的灯芯，划根火柴点燃，伴着缕缕黑烟，散发出昏黄的光。通常，屋子里只点一盏灯。晚饭后，煤油灯挂在厨房的墙上，父亲在灶下生火，母亲在灶前做饭，我和哥哥在灶边看书；晚饭后，煤油灯移到了堂屋的方桌上，我和哥哥趴在桌上写字，父亲靠在墙边搓麻绳、编草鞋，母亲坐在桌前纺棉纱、纳鞋底。煤油灯散发的光线实在太微弱，我的字老是对不准格子，写得歪歪扭扭，有时一不留神还会被灯火燎了头发，或者熏一脸煤油烟灰。为此，母亲常常叹气。

后来有一次，住在镇上的三姨过生日，母亲前去庆生，并在通了电的三姨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晚上，母亲回到家后把我们招呼到身边，很神秘地拿出一个包裹着物品的手帕，高兴地说：“猜我给你们带回来了什么？有了它，屋子里就雪亮雪亮的！”我们的目光全都聚焦到母亲的手上，只见母亲解开了扎成对角活结的手帕，里面露出一只葫芦状的透明玻璃泡。母亲找来一截棉绳，把玻璃泡吊在竹竿上，然而玻璃泡并没有像三姨家的灯那样发出亮光。我感到失望，母亲也感到纳闷：明明包了一帕灯光，怎么就不亮了？那时候，哥哥已读初三，学过物理，见状哈哈大笑，直到笑出了眼泪；而母亲，难过了好久好久。

长大后，我离开了故乡，来到城市谋生，定居。那时故乡小山村也已经通了电，母亲再也不用摸黑操作家务了，但她依然保持着节俭的生活习惯，只要室内还有微弱的亮光，就舍不得开灯照明。儿子出生那年，母亲暂时到我工作的地方帮忙照顾，那时候我们住的单位宿舍只有一间屋子，中间用一道布帘隔开卧室和厨房。虽然我专门多接了一盏白炽灯，但母亲在厨房做饭总是不开灯，她说，一盏灯透过布帘，照样照得亮另一侧。

受母亲的影响，我也养成了节约的生活习惯。搬入小区新居后，到了晚上，如果不是看书、写字、会客等，我很少开很多盏灯，因为室内有从前后玻璃窗透过来的户外广告牌的亮光以及空中漫射的城市灯火。回想过去，乡下的屋子木窗紧闭，不透光的室内全靠靠火般的煤油灯照明，再对比现在，居室洁净明亮，城市灯火通明，就会感到生活是多么的幸福。夜逛超市时，看到店内数十盏小太阳似的灯一起发光，照得店内亮如夏日正午，总觉得有些奢侈。在这样的灯光下，我有些恍惚，一度想拿出手帕，兜一帕灯光送给母亲。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一生都生活在暗灯之下，老来双目失明，直至去世。若母亲能看到城里的万家灯火，能看到我居住的楼从灯若繁星，是否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万家灯火，让人心生温暖，也总会让我想起母亲的手帕，每当想起那一帕未亮的灯光，心里就亮堂堂的。

## 静看余晖

李磊（云南）摄



## 巷道深处的老人

程洁（甘肃）

一条长长的巷道，一直延伸到深处。巷道尽头是一片居民区，居民区小且破旧，能搬走的都搬走了，只留下零零落落的几户人家。

铺满砂石的院子里，高大的梧桐树绿荫正浓，树下围了篱笆。篱笆上，扁豆顺着竹竿伸展藤蔓，藤蔓又爬上梧桐树的枝干，长出一架蓬蓬勃勃的绿来。

于是，这个夏天，我时常有意无意地走进小巷，坐在满架扁豆下，或婆婆的树荫里。只坐着，就能感觉到尘世的安逸和美好。风起时，几缕阳光从葱茏的枝叶间透过，像啄食的鸟，一下一下，带着光阴的味道。

去多了，便认识了扁豆架的主人。那时候，扁豆花开了，开得不多，像星星似的散在绿叶中，不细看，很难发现，紫色

的弯弯的小船荡漾在绿海深处，让人兴奋、惊艳。

我趴在一朵小小的扁豆花前，试图用手机拍出它最美的样子。一回头，扁豆架的主人站在身后，将一小枝藤蔓轻轻地拢到阳光下，笑着问：“好看吧？家里还有好多花，喜欢的话，去家里拍。”老人穿一件红色长裙，银色的头发整齐地梳在脑后，是浸透岁月的美。老人的笑容慈祥、亲厚，要不是她告诉我她已经八十六岁，是完全看不出来的。

老人的家在三楼，红砖老楼。不大的屋子里，岁月留下的痕迹深深浅浅。窗开着，屋内清风阵阵，干净整洁，摆在窗上的花自在摇曳，淡淡飘香，一切都是岁月静好、清浅安然的样子。

我拍了七月菊，拍了扁豆

花，也拍了老人那衬得扁豆花都失去了颜色的笑容。两个原本不认识的人，坐在一架扁豆下，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一直急不可耐的时光，在那一刻慢了下来。

宁静的时光里，老人半眯着眼睛，把记忆拉远，又拉近。她从南方来，在最美的年龄，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了这座北方的小城，将青春年华无私奉献。曾经，她是厂里最好的技工，后来，丈夫走了，女儿亦病故，唯留她在这个尘世里。我听着，眼前的一架扁豆在微风里抖动了一下，仿若是抖动着一岁一岁的河，河里，载满悲欢离合的光阴。

太阳从山顶往下掉的时候，天上飘过几朵云彩，云彩带来了一阵风。风过，一朵扁豆花随风轻轻地落到我的脖颈，有一种清

凉的感觉从脖颈处弥漫开来。我的心里掠过一丝伤感——花，终会在季节里枯萎飘零。

“哦，花落了，扁豆要上架了呢。等扁豆上架了，来摘去吃吧！种这些扁豆，为了看，也为了吃。”我一怔，可不是么，伤感什么呢？花若不落，哪里会有春华秋实，哪里会有生命轮回呢？尘世的美好，不就是眼里有风景、餐桌飘香么？老人拖着长长的影子往家走去，夕阳的余晖洒得她满头满身都是，银发闪闪，是岁月长河里最灿烂的花。

太阳掉到远山后面的时候，天空漫上了一层金黄色，在小巷深处的一架扁豆下，我感受着喧闹之外的宁静和美好，也折服于老人走过坎坷后的淡定从容。

## 与一棵树重逢

马亚伟（河北）

的岁月。

与一棵树重逢，也是跟一段往事重逢。已经淡忘的记忆瞬间清晰起来，所有过往逐一在眼前掠过。我很想和这棵树倾诉这些年的经历，就像学生时代那样。树是沉默的智者，学生时代的我经常一个人在树下徘徊，满腹心事将我的脚步压得沉沉的，落叶在脚下窸窣作响。那时的我一边走一边想象，想象大树是我最近的朋友，我把最深的心事说给它听。

可是，如今与这棵树重逢，我的话竟然无从说起。这些年，我经历的故事太多太多，不知道从哪里开头，也不知道从哪里结尾。我又一次抬头仰望，大树繁茂的枝叶遮天蔽日，显得又让我无所适从。小树早已长成了大树，我的脸上也多了岁月的痕迹，彼此都不是原来的模样，我们之间隔着的是漫长

何长起来的？曾经的它是那么弱小，好像连一场大风都经不住。我忽然想到，十多年的时间里，它所经历的风雨并不比我少，每一次暴雨雷电的袭击，每一次冰霜严寒的侵扰，对它都是考验，同时也是历练。幸运的是，它承受住了漫长时光里各种磨难，最终长成了一棵傲雪凌霜的大树。

而我呢，在命运的洪流里跌宕起伏，就像一叶小舟，有时候甚至感觉自己快要控制不住人生的航向，几番颠簸，稍稍稳下来，然后，再经风浪。生活起起伏伏，我在其中跌跌撞撞，世事苍茫，岁月留痕，我的故事刻在生命的年轮上。

我与树，沿着各自的轨迹走向生命深处。我的脚步辗转于南北西东，一直不曾停歇；而树是不能行走的，它所能做的是接受与适应。总之，我与树都

在不停的变化中前行，与一棵树重逢，我感慨于生命的殊途同归。

三毛说：“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一半洒落阴凉，一半沐浴阳光。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如果可以，我也想做一棵树，做一位沉默的智者。树也是有悲欢的，不过，它的悲欢都深藏在心底。

这个世界是动态的，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变化之中又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万物都在经受考验，我们只有顺应变化，不断变强，才能越走越远。顽强的生命会笑着接纳命运的各种赐予，然后把苦难酿成一杯酒，一饮而尽。

行走在人生的风雨中，最终，我也长成了一棵树。

## 清溪绕

路来森（山东）

小溪，篱园，是乡村的标志，可惜，如今已很少见到，特别是在北方。不过，从前却是很普遍的，即使是在北方。

至少，在我小的时候，我所居住的乡村，风景即是如此。

一条小溪，自西南山流下，沿村西北向，然后在村北折而向东，一路流淌而去，整整绕了大半个村庄，像一条飘带般情款款，意绵绵，村庄因之润泽、灵秀，如诗如画。

村人巧思，临溪而垦，插篱为垣，天长日久，一个个篱园就在小溪两岸形成了。一年里除却冬日，篱园几乎都是绿的。篱园内，种的是菜蔬，绿的韭菜，青的黄瓜，紫的茄子，红的西红柿……菜香满园；篱笆上，爬的是藤蔓，藤蔓花开，白的，红的，紫的……花香怡人。

终日里，篱园与小溪对望着，脉脉含情，相思相恋，永远有表不尽的款款深情。

这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是大自然最具风情的作品。

临水筑园，灌园，就极其方便。一根长竿，绑一把水舀子，一舀子一舀子地舀着水，就把菜园浇灌了。此景象，在夏日的早晨最是宜人。那些个早晨，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舀水灌园，水清，园绿，灌园人忙中有闲，悠悠哉哉，挥洒自如，纵是在劳动中，也透着一份逸人的风雅。园，灌过之后，一天都湿湿的，滋滋润润，人近园边，鼻翼翕动，嗅到的空气清新醉人，夹带着菜香、花香，简直是一个神奇的世界。

溪水至清，水底砾石可鉴，可品；极小的麦穗鱼在水中自由穿行，悠游自在，浅红色的小脊背透着莹莹的光。临水观鱼，禁不住就让人想到庄子的“鱼之乐”。近晌午，村妇浣衣，“咚咚咚”的棒槌敲打声传出很远、很远，听来满是“断续寒砧断续风”的柔软诗意，仿佛梦回南唐，遗憾的是，李煜没有机会踏上真正的田园乐土。

还是回到我笔下的小溪。水白，园绿，两者相互映衬之下，那白的更白，那绿的，便更绿。白云映入水中，也白出一份水灵灵的飘逸；空中的飞鸟栖落篱园，鸣声也溢一缕脆生生的绿意。

野菊盛开的季节，溪岸上成为了金黄色的一带。野菊花，小而密，一簇簇，一团团，一片片，风来花摇，一派喜悦的喧闹景象。溪，绵长而蜿蜒，野菊花沿溪而开，如游龙，美感十足。

有女孩子溪边采菊，手中一束，鬓角一朵或数朵。野菊花开出了另一种野性的美，女孩便如菊花般野性十足、菊香四溢。或许，那个女孩的名字就叫“菊”，这真是一个朴素而风雅的名字，人淡如菊。

多年之后，我读杜甫的诗《江畔独步寻花》：“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虽然明知彼“蹊”不是此“溪”，但脑海中首先想到的，还是故乡绕村而过的那条小溪。

怀念一条小溪，一条绕村而过的清澈小溪——那是世间最美的田园，书中最浓的诗意。